

林斤澜

文集

小说卷
貳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斤澜

文集

小说卷
貳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斤澜文集：全十册/林斤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34-6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988 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2.125 插页 3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34-6
定 价 720.00 元(全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阳台	1
拳头	27
记录	35
悼	42
膏药医生	51
小店姑娘	68
神经病	77
甘蔗田	89
问号	111
法币	117
微笑	123
绝句	129
寻	135
斩凌剑	145
肋巴条	153
四十年	169
颤抖	181
法宝	189

残窗寸照	200
宜秋	211
火葬场的哥们儿	220
辘轳井	230
酒言	249
青石桥	255
眼绿	267
癩痢头	270
头像	286
卷柏	300
杜爷爷	306
桃园	319
邪魔	329
腾身	342
乡音	362
长汽	372
白果树	381
木雏	391
朝天椒	395
玻璃房梦	404
紫藤小院	419
门外球声	432
满城飞花	438
烂桃	487
打杂	491
起名	493

叫卖	496
三阿公	500
梭鱼与鲛鱼	504
种树	507
树(系列小说)	510
门	520
林中	528
外号	534
嘎姑	540
帽子	560
点穴	562
经理	567
首长	569
吃吃	572
乍暖还寒	576
隧道	580
惊乍	585
“跳”	589
轻重小驴车	594
井亭	601
桥边小说三篇	606
鼻鼻鸡	624
短篇三痴	627
短篇三树	632
猪爪	640
诗话三事	648

足谜	656
元戎 · 天意 · 月光	662
你在	670

阳 台

一

“四人帮”猖狂的年头，迫害过“红点子”教授。“四人帮”高高在上，呼风唤雨。在下边卖力气的，是我。

就我一个人吗？不是。记得清楚的，也有那么十来个，有军人、工人、学生，有像我这号的青年干部。这些人里头，有没有“爪牙”“打手”之类呢？要说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数是好人。这些好人，现在各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走上了新的长征大道。有的挑的担子，也还不老轻。

因此，我写迫害“红点子”教授的经过时，就很踌躇。真把张三李四一个个写上去，那多不合适。就写一个我吧，打人是，骂人是，折磨人是，种种坏事，都是我干的得了。

可巧有的坏事，一个人三头六臂也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好？索性写“又一个我”，“另外一个我”，“两三个我”，“十几个我”……这在语法上通还是不通呢？别去管它了，老天爷，别旁生枝节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时间和地点呢？

时间毫无疑问,本文头一句话已经交代明白:“四人帮”猖狂的年头。

那么地点呢?还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说是学校还是机关怎么样?

没劲,照这么婆婆妈妈的能成个什么气候?

且慢。这里写的主角,受迫害的“红点子”教授却绝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年纪六十上下,体格粗壮,声音宽厚,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一脸的风沙,一双细长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长年伏案,伏得腰背发驼,肌肉发“泡”,他的整个体格面貌,可以看作开荒起家的农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还是名声在外。不过那年头,我只管他叫“红点子”。咱们就从这个“红点子”的来由说起吧。

二

院子里现在已经安静了,就和一场火灾以后的安静一样。刚才冲天的火焰,现在已经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装书的硬皮,像“料子西服”那样一下子烧不透,还抽冷子吐吐火舌头。线装书的封套,也像长袍马褂一样不容易烧化,冒着浓烟,像是一肚子怨气。只见纸灰飞扬,有的竟成团成串地飞起来,竟飞得四层楼房那么高,竟在那里飘飘荡荡。正是封、资、修的阴魂,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刚才许多来回奔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呼叫,喝彩,爆裂,呼呼着火,都一概过去了。该休息的休息了,化为灰烬的也化定了。

我浑身燥热,也要找个清静地方,歇一歇身体,也歇一歇灵魂。

我上了四楼，走过会议室门口，门半开着，看见教授站在屋子中间。这个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现在斯文得很，驼着腰背，两手笔直下垂，一动不动，站在空空的会议室正中间。周围有许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着。

这才想起，是我刚才下的命令，把他从火堆旁边叫开，指定他站到这里来。心想：免了他一顿好打。这个人可是“各色”，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阵”。在人背后，倒又可以“画地为牢”。

我走进会议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刚才从院子里撕下来的一张标语，这标语是用旧报纸写的。不能不说那字有根底，又像“草”，又像“隶”，一挥而就，疯狂地带出许多拐弯抹角，那些弯和角，都腾腾地冒着“反动气焰”。这标语只有四个大字：“火下留情”。

我连看都不看教授，问道：

“这反动标语是你写的？”

“我没有写反动标语。”

我敲敲桌子，提高点嗓子：

“这是谁写的？”

“这是我写的。”

我“甩”地一回头，这个头部动作，在戏曲舞台上是有名称的，李玉和就是这样甩出威风来的：

“什么？”

教授不作声。我这才看见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细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盖感情，可又掩盖不住，他那一脸的泡肉，颤颤的。他咬着牙，也咬不住那颤抖。

我虽说已经疲倦，但过多的胜利，好像喝了过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动着已经干哑了的嗓子，连嘲带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线挽歌吧。为你们的坛坛罐罐，为你们的命根子，为你们的祖师爷放声痛哭吧。可是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在熊熊的火光里，一切封、资、修全化为灰烬，工农兵占领了文化阵地，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教授脸上的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烧光了。你拼死拼活捍卫的黑线，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没有捍卫黑线！”

忽然，他敞开了嗓门，嗓子又粗，又宽，又沙沙的活像鸠山。

“那你叫嚣什么来着？”

“我说历史上有一条红线。”

我断喝一声：

“狡辩！”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认黑线专了工农兵的政？”

教授点点头。

“你说话呀，你不是宣扬不隐瞒观点吗？你不是吹捧独立思考吗？你不是标榜历史的真实吗？你这个赤膊上阵的英雄，怎么狗熊了？”

教授脸色灰白，没精打采地说道：

“我没有隐瞒观点。从‘五四’起，一条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红线，是文化主流。”

谬论。要当着人说，我当然得说是反动观点。可我心想：只怕谬是谬在落后吧？时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儿抱住陈糠烂芝麻。正经是个榆木疙瘩脑袋，这么斗，那么批，新鲜词儿一句也灌不进去。注意！我还得站稳立场，这么个脑袋瓜正经是个“土围子”，

作为造反派,当然要打扫了它。作为个人,我也很想打开这“土围子”看看,究竟神经方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我拉开腔调,问了个问过多次的问题:

“你那条红线,都有谁们哪?”

“三十年代,鲁迅是主将。”

“还有呢?”

他不作声,我敲敲桌子:

“还有呢?”

他只能不作声,这个我是有把握的。我稳吃稳拿地笑了起来:

“还有呢?”

只要他说出一个人名来,准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至不济,也得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必胜的王牌在我手心里呢,我跺脚厉声叫道:

“还有呢?”

别说是人名,连一本书他也提不出来。不是黑书就是黄书,全是封书、资书、修书。写书的人自己也说,恨不能一把火烧光。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关口上悬着千斤的闸门,电钮在我这儿攥着呢。我正要以全面胜利宣告结束,说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点点点连起来,才是一根线嘛。”

不料这个榆木疙瘩一拨棱,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仿佛直立起来,说:

“还有我。”

真是胳膊窝拱出个人脑袋来。我倒措手不及,只有连声说:

“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好家伙,你看那一脸的疙瘩肉,竟咬断铁似的嚷出来:

“我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我都信不及自己的耳朵了，我都疑心站在对面的是不是疯子了？别说是现住“牛棚”的“黑帮”，就是平常时候，“我是个共产党员！”倒还听见说过，有谁见过这么拍胸脯的：“我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正经闻所未闻。

“失敬失敬，还成了个人物哩！”

那刀缝似的眼睛里，有两点火光：

“在三十年代，给戴过红帽子，给叫过‘红点子’。”

我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我真不知道当年戴了红帽子，能是个什么滋味儿。我倒是想本当不笑才是，路线斗争是严峻的。无奈不合身份，不合时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原是笑料的来源。我忍着笑，用嘲弄的口气重复说：

“红点子！红点子！红点子……”

不错，这三个字确有一种说不清的嘲弄意味，对狂妄自大、愚昧无知，有微妙的嘲弄。

三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明明是个“土围子”，公然叫嚣“红点子”。

一天晚上，“好几个我”在会议室里贴上标语，不消说，都是生死簿上的语言。北墙上照例拉上横标，横标上少不了得有个帽子，打上叉子。在帽子上费了脑筋。地富吧，人家还出身贫寒。特务叛徒吧，历史上没找着碴口。走资派怎么样？他从不当权，连个党员也不是。那么权威呢，也还不那么老大有名的，没劲。右派也不行，凑巧人家没戴过帽子。最后，选定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牛鬼蛇神”。

屋子中间，换上百瓦灯泡，贼亮贼亮。

我在横标下边，照杨子荣那样坐下，像个大写的“壹”字。在风云变幻的时候，原本两个差不多的人，也会显出全不一样来。这一个，是个大写的“壹”字；那一个，许是阿拉伯的“1”字那样一根棍儿，还斜戳着。我坐定之后，吩咐道：

“带上来。”

“另外一个我”走到廊道上，用带栾平的声势，把这“牛鬼蛇神”押上场来。

一进来，就不是味儿。这个栾平怎么惺眼朦胧，神思恍惚。标语横标，叉叉和惊叹号，他连看都不看。场上的火药味儿，全没在意。往那贼亮的百瓦灯泡下边一站，还微微地晃悠。

我心想：“出了怪了！”

我这里摆下杀气腾腾的战场，他那里晃晃悠悠，也不知是诗情方兴，还是画意未艾。

我这里金刚怒目，满把抓着纲上线上的大题目。他那里没精打采，赛似木头桩子橡皮头。

我这里呼风唤雨，只着急手里攥的，左不过那张亮过的旧王牌。他那里垂眉搭眼，死啃着几句煮不烂、烧不化、砸不碎的老文章。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我正经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要问这怒这恶从何而来，须知“四人帮”乃是金口玉言，上头一哼一哈，往下层层照着哼照着哈。到了我这儿，也不能改成咳嗽。俗话说得好：一块石头腌了一百零八天，它也咸了不是？我也可可地养出来金口玉言的脾胃。由我这儿往下，下边的，得照着使我使气支嘴，无奈这么个“红点子”，本身是个革命对象，竟敢“明目张胆”地软硬不吃，“十倍疯狂”地滴水不进。瞧瞧那模样，泡头泡

脑，晃晃悠悠。单单这晃悠，难道不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现行问题？难道我能够不火冒三丈，眼冒金星？

我一拍桌子，这叫“惊堂”。鼻子里哼一长声，这叫“威武”。大步奔了过去，两手按住“红点子”肩膀，叫他站稳当了。可我一撒手，他又晃了晃，这可恶劲儿，“罄南山之竹”不尽书，我扬起胳膊，顺乎自然，一记响亮的耳光。紧跟着，“四五个我”一拥而上，左右开弓，劈啪有声。眼见那“红点子”的犟脑门牛脖子上，涌现了红点子……

我有生以来，这是头一次打人。小时候淘气也打过架，小家伙们你一拳我一脚，拳绕拳脚绊脚，那叫打架。现是对方不用捆来不用绑，绝不会还手，这叫打人。

冷静想想，这样的打人，不容易打出个英雄模样来。可当时，我可是觉着“力拔山兮气盖世”。入画、塑像、上镜头都是现成的。

我本是单位里头散漫的小干部，在官儿面前是个听喝的。我伺候着专家，给教授们跑跑腿。忽然间，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那些个人五人六的，颠倒成了革命对象。有点像一个孩子，本守着那一肚子条呀簧呀大小齿轮的玩具，碰都不敢碰。现在摸摸它，没事。拨弄拨弄，不但没事，倒听见叫好。爽性拆了它，摘了它，踩了它。稀里哗啦回头睡大觉，做梦也是心满意足呀。

我向一脸红点子的“红点子”吩咐道：

“把今天的事情，写一个‘认识’。这是给你一个最后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充分重视。”

四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以为我五大三粗，或者挺拔轩昂。其实我

是个五短身材,虽说不瘦也不弱,但到处还是只好叫做小个子。记得上中学时,一天有迎宾任务,男生一律要穿白衬衣。我从家里出来忘了换衣服,到了学校无法可想。女同学们却要穿舞蹈服装,有个大大换下白衬衣,我抓过来穿上,富富有余。这事救了急,却被同学们笑到毕业。我把腰板伸直,把脖子伸直,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老九成堆,压得我精神上也小不点儿了。谁知现在,我在楼梯、廊道,更不用说院子里了,遇见这些人五人六的,就把眼睛瞪起来,对方就得正确对待把头低下。我可以俯视人家的项背了。对方要是大人物兼大个子,我更加甩着膀子走在廊道中间,眼见他贴着墙壁,侧着身子,尽量缩小体积,这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现在我很会运用我的眼睛。本来我的眼睛不老小,只是和鼻子嘴巴靠近了点,成了张“小孩脸”。我的大眼睛的大眼白,透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这种色彩,说是幼儿园里常见,使我自在又不自在。有回坐电车,旁边一个女的抓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随手放下,一声不响。过后我细细回味,心里好像给砍了一刀。这个伤痕可能一辈子也抹不掉了。

现在我瞪起了眼睛,我的蛋青色的眼白,一定是变成了铁青色,只怕还剑一样闪着寒光。如果没有这么个“红点子”,那就所向披靡了。虽说“月有阴晴圆缺”,天下的事不能够十全十美,但已经照着上头的模样,听不得下边来的半个不字。

“红点子”没有交“认识”来,他根本一个字也没写。上头指示:如果顽抗到底,“有地方搁他”。我想那是当然的啰。可我不能设想,怎么我拿不下这么个“土围子”来!

我设计了个“攻心战术”,时间选定在深夜,把“红点子”从睡

梦里提溜起来,不等扣齐衣裳,立马带到会议室。

会议室黑着,只见中间那百瓦灯泡,加了个罩子,把白光集中下照,光圈里放着把椅子,指定给“红点子”坐。我坐在他对面的灯影里。这场面有人许在什么电影里见过,我也没说是我的发明,只说是我设计。

“红点子”坐在那里,只管低着头,垂着眼皮,好像还没有睡醒。我只见一头马鬃似的黑头发,在白光下边闪着金丝。这对“攻心战术”不利,这个态度也不能够容忍。

“抬起头来。”

他抬了抬,照旧低下。

“抬头。”

“不许动。”

“看着我。”

我直视他的矇眈睡眼,我把眼光放柔和了,我的大眼白想必是保持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的那种颜色。以后我开始谈话,在谈话中间,我不断提醒这个泡泡脑袋抬起来,叫这双睡眼看着我那蛋青色眼白。

我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家的小院子。我又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的书房。那书房的窗户叫树木挡着,屋里书柜、书架、书桌全擦着、摊着、塞着书,其实阴暗得像个地洞。

我用乌烟瘴气形容那些书,“红点子”不动声色。我用打扫卫生说明抄走那些书,“红点子”的眼皮弹了一下,复归半睡眠状态。我说到他那位老伴儿了,那位贤妻良母,那个终身奴隶,我描写她包着头巾,手脚哆哆嗦嗦走前走后,我说明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一寸有余了。“红点子”的刀缝眼里,汪汪闪现水光。我说已经告诉居委会,不要再剃她的头,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谁要是一条道走